

赵之谦花鸟画研究

ZHAOZHIQIAN HUANIAOHUA YANJIU

阴澍雨 著

图书馆

05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之谦花鸟画研究

ZHAOZHIQIAN HUANIAOHUA YANJIU

阴澍雨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之谦花鸟画研究 / 阴澍雨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495-7140-6

I. ①赵… II. ①阴… III. ①花鸟画—绘画评论—中国—清代 IV. ①J21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120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久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大羊坊路张家店 289 号 邮政编码: 100023)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5.625 字数: 50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 赵之谦的生平与艺术成就 /1

第一节 赵之谦的人生历程 /4

第二节 赵之谦的艺术成就 /22

第三节 本书研究的依据与旨趣 /44

第二章 赵之谦花鸟画的艺术特征 /57

第一节 画风演变与代表作品 /58

第二节 题材选取与形式创造 /76

第三节 技法形态与艺术渊源 /94

第三章 赵之谦花鸟画中的书画关系 /125

第一节 书法结体与画面结构 /126

第二节 书法笔法与绘画笔法 /138

第三节 线条质性 /148

第四节 题跋——书画互渗的一个侧面 /158

结 语 /165

后 记 /172

第一章 赵之谦的生平与艺术成就

有清一代，书家辈出。初，有王铎、傅山这样执牛耳的晚明大家入清，以巨幅创作令人拍案叫绝，中则有邓石如这样划时代的宗师，以及阮元、包世臣及时在理论上祭起碑学大纛，书坛面貌为之一新。一时间，清朝书坛涌现出桂馥、郑簠、伊秉绶、陈鸿寿、金农、钱沣、康有为等大家，其各有专攻，但都是同以创新为志业的一大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在绘画史上，明清两代也是以水墨、卷轴为代表，乃是今天成为中国画的代名词的“文人画”从兴起到落熟的黄金时期。生宣纸、大幅面等外部条件已经具备，画家利用水墨材料的创

造力也达到一个高峰。山水、花鸟各领风骚，“四王”与“扬州八怪”更是代表了清代文人画坛向着传统和求新两条路运动的不同方向，令人目不暇接。

从整体上看，这些杰出人物共同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艺术家群体面对中国传统书法史的高峰以及西方列强近代文化入侵这两重背景下，所自然崛起的某种创新意识与时代精神。而就在这批清代书画家个体来看，他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个案，既指向一个总结的年代中书画家个体从不同角度出发，面向中国书法绘画史所进行的未竟的追问，又指向西方艺术观念传入中国这三千年未有的历史进程中，书画家所进行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调适与碰撞，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清代近三百年在中国艺术史上所扮演的承前启后的过渡角色。我们所关注的赵之谦正是这个群体中有代表性的一员。

食王榮競禮泉



赵之谦
花卉屏
纸本设色

第一节 赵之谦的人生历程

赵之谦，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图1）。字搨叔，一字益甫，号悲盦、无闷等，室名二金蝶堂等，出生于1829年，去世于1884年，历经清王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代帝王，得年56岁。赵之谦得名于《周易》中的谦卦。谦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十五卦，是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卦名，其卦象为“坤（地）上艮（山）下”，卦辞为：“亨，君子有终。”山本高大，但谦谦君子竟主动让贤，甘居其下，如《彖传》所言，“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显示出君子能上能下，一如《圣

群毀之未毀我也等不報也或譽之非譽我也掩不好也
 不如畫我者能似我兒也者疑我者謂我側耳聽聞也
 笑也拙軒年二歲小僞賜德亭畫亦晚那補厥來此甫紫油自說記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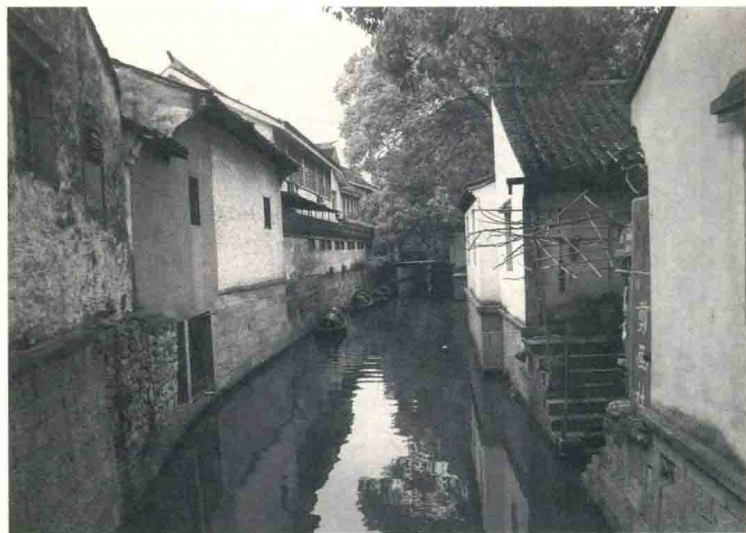


图 2

经》“在后的必要在前”的辩证思想。而“撝叔”之“撝”字，则是一个古文献中并不常用的字，见于“谦”卦的六四爻辞：“无不利，撝谦”。按照朱熹《周易本义》，此字有“挥”之意，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持此说。“撝谦”，即“发挥谦虚的美德”。松筠公以此卦为之谦命名，并以同义反复的方式“之”字，自然也有这一美好的寓意在。

赵之谦诞生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重镇——浙江绍兴（图2），这里是“书圣”王羲之曾经生活并且创作了至今仍然难以断其真伪的《兰亭序》的地方。然而与官至晋右军将军的“书圣”不同，赵之谦的仕途并不成功：他对八股取士和馆阁体书法深恶痛绝，以至于不知变通，屡次与官场失之交臂，晚年曾获得江西一知县的官职，在职期间主持编纂卷帙浩繁的《江西通志》。这样的芝麻官不仅难以名垂青史，还花费了他大量本应花

在书、画、印创作方面的精力。然而若论及艺术和学术方面的成就，赵之谦则很有可能因其兼擅的才能，在他的同时代人中间脱颖而出，甚至在整个中国艺术史、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赵之谦是一位才能全面的艺术家，于书、画、印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并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其在清代近三百年艺术史上独树一帜。然而从他的学艺经历来看，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师承。按照《皇清诰授奉政大夫晋朝议大夫同知衔江西议叙知县先考搆叔府君行略》（以下简称《行略》）的说法，作为赵宋后人，赵之谦先世自浙江嵊县迁至绍兴大坊口，“家故丰厚，多藏书”。尽管赵之谦“甫二岁即能把笔作字，稍长读书过目辄成颂”，但正因其天资聪颖，“好深湛之思，往往出新意以质塾师，塾师不能答”。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记载的缺失，我们对幼年赵之谦书画学习经历了解并不多，其早年作品较为鲜见，且真伪存疑，我们只知其 20 岁

前曾心仪颜鲁公《家庙碑》，“日习五百字”。（见于《章安杂说》第八则“涂乙”部分）

选择从颜鲁公而非“二王”入手，或许与晚明以降大幅作品、大字书法流行有关，显然也更符合赵之谦崇尚创新的性格。在当时，赵孟頫、董其昌一路以晋人字法为尚的复古的书法，在执政掌权者的口味之下，已经逐渐走向日益遭媚的馆阁体的极端，这是赵之谦所不能接受的。而王铎、傅山一路以大字名世的书家，其创新的路数显然更得赵之谦的青睐，并且在当时已有邓石如、何绍基等一拨力主创新的书家开时代艺术之新风。往前追溯，不难发现这一路大字书风与颜鲁公的书法有天然的契合。只是在当时赵之谦对于北碑还没有形成后来那样清晰的概念，更不可能预见此后康有为竟然在抬举北碑的同时把唐碑打入与北碑雄浑书风对立的冷宫。但无论如何，书家早年的学书经历，特别是其入手时的取法对象，很

晚晴未出烟曉光猶
讓露伴雛鳳升
花
語響驚茶竈香
手知肥袖裏香如度
古僧呈茶佛湏火
畢茶務空水澹高
情以飲仍如願
三宵啼——
松花壁庭
柯羅光墨觀虎邱山
僧呈茶寄沈朗倩也
節陳子明茶羅任補

冷月趙

自
癸丑
四月



图 3

有可能对其一生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图 3）。

直到 17 岁，赵之谦才师从山阴名家沈复粲，只是所学亦为金石之学而非书画。选择金石之学，当然是受清代乾嘉年间重考据、访碑的学术风气影响。清代金石学兴起的背景，按照前人的说法，一方面是对崇尚“存天理，灭人欲”一类空谈的宋明理学之“空疏学风”的不满，从而促使整个清代的学术风气回归汉代朴学，文献压倒思辨重新成为时代的学术主潮，可以看作学术史上一次风气的正常反拨；而另一方面，自然也有清代愈演愈烈的“文字狱”这层外部的原因，促使学者的热情转向与当朝无关的“故纸堆”。赵之谦个人的学术兴趣当然也受此影响。此时赵之谦已经对程朱、陆王之学及其彼此论争有了初步的阅读，对于这种空谈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同时对科举功名的追求，又使得他必须在学问、文章而非仅仅是书画方面有所建树，因此，选择金石

之学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道路，应该说有其不肯以书画小道安身立命这层深意在。

然而赵之谦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金石之学，竟也成了他毕生苦恼之所源。按照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说法，金石学乃不吉祥之学，大概是长年跟墓志等地下之物打交道的缘故，金石学家往往需要诉求于“金石寿”以期祝祷。尽管这个说法多有迷信成分在其中，并且现代学术分类中已无金石学一科，金石学已成为一种资料而非独立的方法，但在赵之谦，把金石之学不吉祥与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联系在一起，似乎是非常自然的。这也难怪，在艺术史上，人们所嘉许的“天才”常常是和“天妒英才”这样一个说法联系在一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赵之谦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艺术上的天才，赵之谦以其得天独厚的智慧在艺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然而与此同

时，生活中的赵之谦却可谓接连遭受打击。先天的哮喘病已经让他饱受其累，后天的遭遇更可谓让他的人生平添了几许悲壮的色彩。尽管祖上家道中兴，但之谦 14 岁丧母，15 岁时，兄长被人诬陷，以讼破家，从此一蹶不振。25 岁时，父松筠公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34 岁时，接连失去妻子和两个女儿，并且此时赵之谦并不在她们身边。赵之谦从此自谓“悲盦（庵）”，令人动容。为避太平军之乱，赵之谦毕生漂泊，流离无所，为学求官，却只做过区区七品县令。赵之谦最终以 56 岁的年龄去世，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样的年龄恐怕仍属英年早逝。

赵之谦有一方白文大印，印文曰“血性男子”（图 4），可谓其一生的真实写照。从时代背景来看，赵之谦也出生在康乾盛世过后的一个动荡的时代。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入穷途末路，国运的内忧外患，加之文化上适逢现代西方学术